

有情石 簡嬪

在我記憶中的石頭，是最沉默平凡的一群，也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群，但我常惦著它們。

它們是石族中的在野者，永遠無法在櫥窗裡找到，也無法在腦海裡思索出一絲絲的特徵與形象。它們只能往記憶裡去找，如果記憶裡不曾收藏它們，那麼就算是石頭鑑賞家也找不到它們。因為它們倔強地內斂著自己的華采，那不是一雙愛看漂亮的眼睛所能透視的。

粗糙，是它們唯一的語言。懂得粗糙，便能懂得它們的親切。而這種親切，是需要真真切切地用雙手去撫摸，才能領會得出的。這種粗糙，是怎樣地一份熟悉啊！那種緊握於掌中，讓石的穩實與掌肉的彈動契合為一，又是怎樣地一份喜悅呵！也許亙古以前，它們一直是石頭中的無名小卒，也許亙古以後，它們亦將沉默的過著風雨歲月；但是無論如何，它們豐富了我的心靈，給了我美麗的回憶，這回憶就是條永恆的線，牽動起一份千萬年不斷的有情，在石頭與我之間。

紅磚石

紅磚，給我安全與溫暖的聯想。因為我的家，就是用紅磚一塊一塊的疊起來的。

那年，爸爸請人在後院的空地上加蓋幾間屋子。卡車把紅磚載在大馬路旁，我們得用手拉車去運回來。我雖然年紀小，也愛湊熱鬧，捲著褲管，跟在大人後面猛跑，彷彿沒了我，這天大的事情就做不成一般。那時，一塊紅磚，對我而言，簡直是又大又重，但我還是緊緊地用兩隻小手抱給爸爸。他偶爾的幾句讚美，我就有無限的光榮及雀躍不止的參與感，於是，喜孜孜的再去抱一塊。那時候路上的兩溝手拉車痕陷得十分厲害，磚車一拉過，便顛簸得左右搖擺，我也和大人們一起吆喝著使出全身的氣力去推車，任憑米粒大的汗水像小雨一般的落下來。有時累了，趕不上大人的腳步，他們便會叫我坐在車上，一路顛簸著回家。我兩隻小手總牢牢地按著磚塊不放，深怕它掉下來碎了。那幾日，搬運、洗磚是我每天的大事。眼看自己洗過的磚塊被蓋房子的師傅一塊一塊地疊成屋子，那股興奮的勁兒，至今仍是難忘的。因為對紅磚有過這樣親切的經驗，覺得一磚一瓦都有自己的小汗水漬。所以，再怎麼說，也是自己的家最溫暖、最可愛的了。

如今，十多個年頭過去了，爸爸也去世。當初幫著爸爸粉刷的牆，在歲月的侵蝕下，隱隱地露出磚塊的暗紅。獨自撫摸著斑剝的牆壁，那股早已灌注在血脈裡對於紅磚的認同，自心深處洶湧而至。環視著四周老舊的牆，一股強烈的情感震撼著我；紅磚，疊出了家的堅固，而我，要用最熱烈的顏色，再次粉刷出家的溫暖，如我的爸爸一般。

洗衣石

只要是一條清澈活潑的河，河岸上總不乏有幾塊粗平的大石頭。你猜是用來做什麼的？如果你在鄉下住過，一定不難猜到。是用來洗衣服的，對吧？！

小河總愛曲折的拐了老大的彎，從上游竹圍人家的門前溜過，再穿到中游誰家的菜園子借個路。最後，嘩啦啦地向下游人家打聲招呼，便不知去向了。我們家那條河，就是這樣可愛，總有活蹦蹦的水從早流到晚。所以，左鄰右舍們，情願擱著抽水馬達或自己的井不用，彷彿都立了契約似地，一大早就一臉盆一水桶的衣服直往河邊端，後面還跟著兩三個拎洗衣粉、拿刷子肥皂的小丫頭呢！那簡直是朝會！各人佔了一塊石頭，便浸的浸、搓的搓，開朗的笑聲一下子就把晨霧撞散了。有時上游的人拉直喉嚨往下游喊，下游的村婦便妳一句我一句的回她們，又簡直是廣播電台嘛！我和妹妹，那陣子也迷上到河邊洗衣。倒不是河水多乾淨，主要是湊那份熱鬧。有時去得晚，大石頭全被她們佔光了，我們也捨不得走，蹲在河邊支著頭，聽她們一會兒高聲喊，一會兒嘩啦啦的笑，一會兒又緊張兮兮的湊著耳朵在竊竊私語，彷彿怕小河把她們的聲浪衝到下游去，被下游的村婦們撈到了一般。等到有了空位，我和妹妹便加入她們的行列，一面搓衣服，一面聽河邊消息，好不快活！

那時，我和妹妹有個協定，我洗上衣，她洗褲子。每每比賽誰先洗完，輸了就得晾衣服。我都想辦法勾引她講話，趁她嘖哩呱啦的時候，悶不吭聲的拚命洗。有時被她識破了陰謀，她便瞪大眼、歪著嘴巴，罵一聲：「小人！」然後兩三下就把一條褲子洗完。我不服氣，從桶子裡把褲子拉出來，翻給她看：「這就叫乾淨了？」她也不服氣，拉出來上衣，指給我：「這也叫乾淨了？」最後，還是不比賽，慢慢搓慢慢揉比較舒服。但是爭執還是難免的，碰到被單之類分不清楚上下時，便不知道該誰洗了。

「這是妳的。」她推給我。

「什麼我的？腳就不用蓋呀？」

「上半身蓋得比較多，是妳的。」

「誰說的？腳比較長，腳蓋得比較多。」

「亂講，我比給妳看！」她真箇站起來，張開拇指與食指，從頭量到腰，再從腰量到腳，發現是該我洗的沒錯。以後有被單，就全歸我洗了。

雖然如此，那時，能一大早到河邊石頭上洗衣，便是了不得的享受哩！

河畢竟會乾旱的，大家也不到那兒洗衣了。只有看見誰家竹竿上晾起衣服。才曉得誰家媳婦洗得最早。有次我和妹妹打河邊經過，順便在半枯的河裡洗腳。我問她，那陣子洗衣服，有沒有發現我出了一點小紕漏？她搖搖頭，我抿著嘴打從心底笑起。我要她猜，她猜不著，我告訴她：「我啊——把阿嬤上街用的那條大紅花巾給洗走了——」她恍然大悟：「好啊，原來是妳——」我噓著嘴，和她笑個不停。暖融融的陽光下，再次揚起水波，那閃爍的水花在乾裂的石頭上躍起，雙手摩搓著石頭，一陣陣沙沙的聲音，彷彿是石頭在說：嘿！我老早就瞧見了哩！

石明

這種石頭很奇怪，畫在水泥地上會有顏色，大多是黃的，所以我們小孩子便叫它「石明」。那時，幾乎每個人都將它當成寶。從門前小路一直撿到大馬路，裝得滿褲袋、滿口袋，手裡還捧了一大把，回到家裡，統統倒在牆角，又一溜煙的去撿了。還好整條路不是這種石頭鋪的，不然也會蠻勁的把小路拖回家的。

我記得很小的時候，家門前剛鋪了水泥曬穀場。阿爸阿母雖然告誡不能踩，但我看到小雞小鴨悠閒的在上面闊步，便也好奇的下去踩看看。踩了不要緊，又不曉得哪兒來的靈感，摸出一塊「石明」，便跪著開始作畫。那簡直是我有記憶以來最大手筆的一幅創作，海闊天空的，從東畫到西，從西畫到南北。雖然自己也看不懂在畫啥，只曉得愈畫興頭愈高。直到大人回來，一看，不得了，臉色大變，阿母拎著我揪在膝上猛打屁股，全不理會我哭得死去活來。現在曬穀場早已硬邦邦的了，如果仔細找，除了幾隻雞爪鴨腳之外，搞不好還有一個半個我的腳印和畫痕呢！

這麼恐怖的繪畫經驗並沒有嚇壞我，看見雨水一來，把場子洗得乾淨，曉得就算場子全畫滿了，也有老天爺來洗，於是搬出一大堆「石明」，鮮黃的、鵝黃的，還有黃裡帶點橘的，全用上了。年齡稍大時。愛畫布袋戲裡的人物，一群毛頭，蹲下來便畫到天昏地暗才休手，後來，看了幾本童話，又開始畫公主、王子，小腦袋裡，總想像公主是如何的美麗，王子是如何的英俊，王子又是何等的愛著公主……想到心花怒放時，一發神經，便捏著石頭，把公主、王子的小手全牽在一塊兒啦！這大概是我最早年齡的憧憬愛情了。

家裡一發現牆角邊堆著石頭，罵幾聲，便全部掃出去。遇到這種情形，是最肝腸寸斷的了，嚎啕大哭不打緊，還死賴在地上不起來，除非告訴我扔在哪邊，自己才止住哭從地上翻起身，兩隻腳啪啦啪啦的趕緊去撿，深怕被別人先奪了。那時，愛這些石頭愛得要死，抱了一大堆，蹲在水井旁邊又是刷又是磨，把磨刀石上的沙質幾乎要磨光了，隔壁阿婆提著菜刀要來磨，發現厚厚黃黃的石粉泥，刀子一過，就刮起一層，免不了又是一頓掀屋頂的罵。我可全不理會，照樣把「石明」磨得圓圓滑滑的，擱在抽屜，有事無事，就欣賞一番。

雨天時出不去，蹲在家裡堆穀子的那間房畫。有時，竈裡燒木炭，黑黑一塊，以為也是黑石頭，拿了好些塊，裡裡外外畫個痛快。黑嘛嘛東一團西一團，被阿婆看到了，拉直喉嚨嚷個不停：「夭壽！」這回是阿婆趕出來，隨手竹竿一抽，追著我滿場子要打。嚇得我以後乖乖只敢用黃石頭來畫。唉！良心說，有哪個畫家像我一般，畫畫還得挨皮肉呢？

上了高中，有次畫素描，同學問我：「畫得不錯嘛，有沒有學過畫？」我說：「阮甲沒那好命咧——」話說完，突然想起那堆寶貝石頭，馬上改個口，神秘兮兮的告訴她：「不過——這玩意兒，我早八百年前就玩過啦！」說嘛，這堆小石頭，可不就是我的老師？

打火石

整個縣裡，大概數我們附近幾個村落最倒楣，每年都得鬧一兩次颱風啦、大水啦，不是晚割的稻子遭了殃，就是早插的苗犯了劫。不過，這些憂愁只有大人們那張大臉才安得住，我們小孩子，照樣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飯塞得滿嘴臉、甩都不用哩！我倒蠻喜歡做大水的，當然不要太大才好。在我小孩子的想法，做大水把屋裡屋外全洗了一遍，有啥不好？況且太陽一露臉，還可以出去玩水。更重要的，是大水會沖來許多晶亮的雪白打火石，每次一做大水，小路上便到處都是，這又樂歪了我們，撿小黃石的那股狂熱又湧了上來。不同的是，這打火石平日小路上並不常見，只有在做完大水後，才歷歷可尋。小孩子們當然更是爭先恐後，不下於大人們挖金子、撿鑽石的瘋狂了。我一向偏愛白色的小東西，所以打火石馬上成了我的心肝寶貝。這石頭又神奇得很，拿到黑暗處，用兩塊互相激擦，還會迸出點點如星的火花。有一次，我愈擦愈新鮮，便拿了兩塊最大的，猛力一擦，「咻」的一聲好長的火舌伸出來，把我嚇得大叫，石頭扔得老遠，心口還「卍噉卍噉」的跳。下次便不敢用大的了。只敢用小小塊的，擦得老半天，就算迸不出火花，光聞火味也蠻樂的！

我曾經把一塊圓不溜丟的潔白打火石送給一個即將遠行的朋友。我原是取意「志節如石堅、操守似石白」的意思，希望以此共勉共勵。孰知他誤會我的意思，捎來一封信，語意十分曖昧，把那塊石頭當成了什麼了不得的「信物」看待。我氣極，忍不住躁足大罵，從此不再以石贈人。這是在石頭堆打了這麼多年的滾，萬萬沒料到的外一章。

如今。和我一起拾打火石的玩伴，都已經拾「寶石」去了。我滿抽屜的打火石，丟的丟，散的散，都還給大自然了。雖然如此，我內心深處卻深刻地記憶著那一粒粒的小白石及它們帶給我的啓示。我常希望把自己凝成一顆堅固雪白的打火石，在世界的最黑暗處，激迸出點點不滅的火花，去點亮一個宇宙的光明，我未嘗扔了打火石。

我是幸運的，擁有如此豐富的財產。這些石頭，一顆顆都是平凡，但在我眼裡，又是一顆顆的不平凡。它們不是珠寶、它們沒有炫耀的光采，但它們踏踏實實的固守著泥土、河流，它們安份且認真。

常常，從門前小路走過時，總會不經意的尋覓著，我不知道我還在找什麼？有時候猛一想，便不禁綻個溫煦的笑，我在找老朋友嗎？當我發現鄰居那些流鼻涕的小毛頭，也囤積著大大小小的石頭在床底下時，當我發覺曬穀場那邊，有小丫頭頂著太陽在亂畫時，我知道美的經驗又將傳下去。

幸運的，當我提筆時，總有這麼多美麗的回憶漫溢著。也許那些石頭們，並不曉得昔日那個東跑西跑馬不停蹄的小女孩，竟然也會搖著筆桿寫那些快老掉牙的故事。不過，我總覺得，它們老早就曉得的。

——選自《月娘照眠床》（洪範書店，一九八七年）

問題 1.就簡媜的取材而言,"紅磚石""洗衣石""打火石"以及"石明"這四個取材,分別代表了簡媜生命中哪四個重要的成分?

問題 2.以結構論,這四者的先後順序,有沒有什麼比重或先後的意涵?

問題 3.如果讓你自由取材,最能把你的童年表現出來的物品是什麼?那代表著你對生命的重視點在何處呢?